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二十六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程頤曰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文謚也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謝湜曰君薨未踰年雖葬嗣子不稱君一年不可二

君故也已踰年雖未葬嗣子亦稱君歲已更始不可無君故也

胡安國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

喪三年其以凶服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
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
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
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
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証也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証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
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証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謬矣

朱熹曰胡安國説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安國却説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蘇軾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謝湜曰諸侯薨天王遣大夫會葬明君父之恩也明君父之恩所以責臣子也

胡安國曰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

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謝湜曰諸侯嗣位必請命于王王錫之命然後繼世守國文公請命之禮不行而襄王反使毛伯以命來錫責魯失臣子之道也毛伯諸侯爲王卿士者以禮曰錫以恩曰賜

胡安國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敵王所愾則有錫數晃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

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𣪠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餘見綱領中

呂祖謙曰此毛伯恐不在畿内大抵諸侯即位必稟命于天子而後立劉氏權衡此段論得好

晉侯伐衛

謝湜曰衛成怨晉不朝故晉襄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謝湜曰王使叔服會葬王使毛伯錫命然後得臣修聘于王不恭之大也

衛人伐晉

謝湜曰晉之伐衛也衛人有辭不服故衛復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謝湜曰戚衛邑會于戚左氏謂疆戚田大夫以君命出會諸侯臣子之職也大夫以權勢之盛出會諸侯臣子之不道也文公以後列國政在大夫故大夫出會諸侯自敖始

呂祖謙曰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想欲以其地與魯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謝湜曰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商臣背之天下大惡未有甚于此者也商臣書世子著其絶尊親之道也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者黜其親而誅其惡以杜公孫恃寵之心也商臣稱世子商人稱公子者顯其親而著其逆以示大禍發于骨肉之間春秋或立例于初以示法或變例于終以起義州吁無知去公子公孫所謂立例于初也商臣商人存世子公子

所謂變例于終也子之愛父臣之愛君天性也為世子為公孫者耳不接善言目不親善行友順日消凶忍日積由是良心化為逆惡而德性沈于豺狼之域矣禍害之發豈復顧君父之重哉故啇臣書世子以為君父之戒也

胡安國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

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
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
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
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
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爾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
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
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
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于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于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于奏請拂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于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

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宫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諜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曰

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敗而後著乎

呂祖謙曰楚太子商臣弒成王其所以見弒之故亦必有由商臣既是蜂目豺聲之人當須擇賢師以教之可也今却用潘崇以傅之崇曰能行大事乎商臣初間亦未敢有此意却是崇教之崇之惡又浮于商臣矣師傅之不得其人此成王之見弒一也太子在成周時或有事用兵亦不過所掌之國子今楚太子之宫却自有兵甲所以啟其簒弒之禍此成王所以見

弑二也成王之見弑亦有數端其他常在少者之類左氏之言分明今不復論觀僖三十三年太子商臣譖子上王殺子上至文元年商臣弑成王以子上之死成王之弑皆以初間謀立太子訪諸令尹子上之故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二者必居一於此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程頤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晉經人之國以襲雖憤無以為詞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謝湜曰秦以殽之役出師伐晉故晉襄禦之戰于彭衙忿兵任力不可以取勝故秦師敗績晉為戰主罪其以戰為事也秦出師乃報殽役故不書伐

胡安國曰及秦師戰于彭衙秦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

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于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于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呂祖謙曰孟明之罪也是三子皆往何故獨説孟明之罪如前不以一眚掩大德可見

丁丑作僖公主

謝湜曰親既葬孝子逆神而反諸室乃立木主以依亡者之神而承事之是故既葬之後有虞主既期之後有練主上以附祖考之神而下以繫子孫懐慕之心也禮曰先王既葬設虞祭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僖之葬十有一月公始作主而安之

失孝子事親之道矣書作僖公主著其緩也

胡安國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甍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又曰春秋尊嚴廟制而謹于祀禮夫祀國之大事也故緩作主世室壞則書于策以貶不虔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謝湜曰公朝于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處父晉大夫也朝聘禮事之吉者也君在而使大夫盟公恥之大者大喪未畢而出朝惡之大者盟不書公公如晉不書諱之也盟為公諱朝為公諱而公之恥惡由此見矣莊公未釋哀而求婚文公未釋哀而朝晉其惡一也高傒處父盟不書公其諱一也春秋之義不以强陵弱不以枉勝直修朝禮魯之義也以大夫辱諸侯

晉之不義也故處父貶族不書所以屈晉而伸魯也

胡安國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吕祖謙曰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古者公侯不與伯子男會經書處父去氏以貶損處父不能正君之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謝湜曰垂隴之盟晉為盟主謀伐秦也士縠晉卿卿不可先諸侯故列鄭伯下魯以晉恥公故公孫敖會盟

呂祖謙曰書士縠堪其事也杜注非卿蓋晉有大司馬又有司馬如司馬子魚是小司馬不是正卿子魚為左師已自是卿了但兼為司馬耳如大司馬固乃是卿此即是大司馬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謝湜曰不雨凡八月田苗損傷盡矣文公上不慮天時下不恤民政非若僖公逐時以不雨為念也直書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其無恤民之心也陰陽和則雨不雨以陰陽不交也陰陽不交及一年則陰陽之氣絶矣陰陽不交及八月則陰陽之氣于此幾絶矣陰陽無絶之道故春秋書不雨止于八月

胡安國曰書不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

者葢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

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

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不以民事係憂樂也其怠

于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程頤曰大事即是祫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即合食

閔僖二公之義

程氏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謂禘也爲躋僖

公大其事也僖公閔公庶兄而立位在閔下而躋之紊亂宗廟顛倒禮經莫此為大三傳同云逆祀非禮明矣故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著復正也從祀者順祀也彼順則此逆尤可知矣

謝湜曰魯人奉閔為君則僖公嘗為閔之臣矣奉僖繼閔之後則僖公嘗為閔之子矣僖雖閔庶兄以兄繼弟其始雖不順然國人奉以繼閔則閔為之父僖為之子其位不可易也文公恭修大事而升僖公位

于閔上是乃以子先父以臣先君以閨門之私恩廢

朝廷大義也父子易位而尊卑失序矣書曰躋僖公正

其亂也躋越次之詞也自下而躋之上自卑而躋之

尊昭穆之序亂矣大事禘也祭事莫大于禘故禘為

大事書曰大事而不曰禘著其亂大事也葬十有一

月而作主喪二十有一月而大事緩于主速于大事

不孝之大也

胡安國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

太廟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

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

其為世一矣

朱熹語録或問諸家多謂躋僖公故夫子不欲觀禘

此說如何熹曰禘是于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

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無昭穆之序王者有禘

有祫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諸侯有祫而無禘此

魯之所以為失禮也

呂祖謙曰大事于太廟如禴烝嘗是常祭止謂之事

如禘祫非常祭則謂之大事又曰禮無不順凡是禮事事無不順況祀是國之大事豈可不順今而逆之豈可謂之禮又曰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契與不窋不是不肖但較之湯文武少劣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如帝乙與厲王雖不肖猶尊而上之以為祖此處最要看知得子不以已之貴而恥其祖之賤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頤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謝湜曰襄公既敗秦師于殽又敗秦師于彭衙今又合四國之衆伐秦著其連禍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程氏學曰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佐納幣微者逆之固為失禮而未為重者也春秋之義微顯闡幽其在乎此文公禫未除而納幣違禮而隱者也女在其父母家之所稱也故逆皆稱女以未成婦也文公之圖婚也以既禫為喪終以納幣為未成理固幽而難辨也非聖人誰明之特書曰逆婦姜于齊言納幣則已成婦矣不書至者不告廟

也娶夫人所以奉宗廟而不告之其不恭也大矣若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謂

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子而

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于國事皆惟臣禮而已惟

婚姻之禮則于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俾尊者從事則

非順也卑者行之何有于不可哉

謝湜曰不待既祥而大事于廟不待釋禫而納幣于

齊忘哀之早也

胡安國曰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之謂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呂祖謙曰襄仲是莊公子文公叔此是至親者所以委之

春秋集義卷二十六

春秋集義卷二十七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程氏學曰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由此觀之則諸侯守邦豈可致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莒潰沈潰之類皆是也

謝湜曰沈微國潰奔散之詞與民守國效死而民弗去諸侯之職也一遇大國侵伐而國人潰焉君之不仁其民民之不死其上可知矣晉無懷服小國之道故伐沈沈無效死勿去之民故沈潰沈潰蔡潰莒潰

其義一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謝湜曰王子虎天子大夫王叔文公也王臣以赴告之禮通于邦國故夺爵書名不以外諸侯之禮待之也

胡安國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内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非禮之經也天子内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

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程頤曰結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望其能終改耳

謝湜曰晉以四國伐秦故秦復伐晉

楊時曰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于

此亦必哀而取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于是絶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于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于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

其肯悔乎殽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胡安國曰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欲為損卦之象其詞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欲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欲矣復起彭衙之師殽函之役其名為忿兵是忿而不能懲

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于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吕祖謙曰秦穆懲殽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于二帝三王之後若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惡秦穆在春秋中朝譏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于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

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齊有鞌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槩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于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于秦耶

秋楚人圍江

謝湜曰江即晉故楚圍江

雨螽于宋

謝湜曰螽衆多自上而下故曰雨螽螽田原沴氣所生雨螽空中沴氣所生雨螽于宋宋國政治不和所致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謝湜曰公再朝于晉故晉侯與之盟比年再朝再盟晉之不道文之不立可知也

吕祖謙曰晉人懼其無禮于公請改盟魯是守禮義之國不比其他國魯一失之則他國皆失

又曰晉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强不敢與之較故襄子雖以大夫之甲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較至于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襄世平公襲其迹而爲之欲改衛盟衛即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縁襄子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謝湜曰楚人圍江晉陽處父伐楚以解江圍其志善矣然江微國其去楚遠越千里聲楚之罪而救之其勢不相接其力不相及非救江之道也

胡安國曰以者不以之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甞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甞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

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呂祖謙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如何不便救江先去伐楚蓋晉是伯主不得不備禮去救他

非是十分要救他使告于周王叔桓公只是欲假天子之勢想王師之行亦不多陽處父只是偏師如何伐得楚故次年楚滅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程頤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或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

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娶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于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程氏學曰先儒謂國君必親迎以使大夫為非禮據

文王親迎于渭以質之也夫婦人倫之本固天地之大義也然諸侯有社稷有民人茍必迎于他邦而所娶之國或道里之逺則將綿歴日月曠廢國家之治恐于理不必然矣御輪之禮若施于所館豈曰不宜何必越國而行哉且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聞于莘造周之地葢未逺于周邦且文王當是時未知其已為諸侯否也至于詩書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然則

逆夫人使卿未為不重也婚姻者人道之始故曰女之行國之大事也謹書之而得失見矣

謝湜曰公使大夫逆姜氏為夫人逆者非卿故不名至不告廟故不書至夫人上配國君其體尊矣逆不以卿至不告廟不欽之大也凡夫人逆則為女至而告廟則為婦女在父母家之稱也婦從夫之稱也故春秋逆稱女至稱婦文姜婦行已虧哀姜讐女皆不可以奉宗廟故文姜至稱姜氏哀姜入稱姜氏皆不

以婦姜待之也文公之結婚也以既禫為喪終以納幣為未成禮葢不知納幣則婦禮已成禫而納幣則為喪娶故逆稱婦姜以明婦禮成于納幣也婦禮成于納幣則文公禫而納幣其惡由此見矣稱女則係齊稱婦則係魯故女則以齊逆之婦則逆之于齊也春秋之義顯者微之使深幽者闡之使明以禫為喪終以納幣為未成婦其違禮隱矣春秋逆即稱婦所以闡幽而明微也

胡安國曰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忘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

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謝湜曰處父失救之道故楚滅江

晉侯伐秦

程頤曰秦遅忿而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謝湜曰殽役之後秦晉怨結禍連兵革不息

胡安國曰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于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

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詰命不越此矣

朱熹曰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

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它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頤曰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謝湜曰風氏莊公妾僖公妾母文公妾祖母

胡安國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葢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殁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程頤曰天子成妾爲母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理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于此尤謹其戒

謝湜曰王使榮叔含賵妾母天王之失道也魯請而後歸之故不書來三月而後歸含既葬而後會葬皆非禮也

胡安國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且賵者厚禮妾母

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于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呂祖謙曰車馬曰賵古人以祭器銘鼎為寶以車馬為貨當時車馬最易貨如今人金玉相似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不是便把他車做槨只是賣車為槨見得車馬是易貨的物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謝湜曰母以子貴妾之為君母者也母雖妾子為君則禮宜致隆親母之道也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其體屈而不伸故妾母之禮嫡母在則以妾

母事之嫡母殁則以夫人事之生以夫人事則死以夫人葬尊母之義也雖然其生也入廟不稱夫人其死也不為服不合葬不祔廟所以正嫡妾之分也成風文公之妾祖母也嫡祖母殁則文公以夫人事之可也故成風卒書薨薨書夫人葬書小君

王使召伯來會葬

謝湜曰妾母雖為夫人其死為心喪不為服蓋服則告廟有嫡母在則妾夫人不可以稱于宗廟故也赴

告雖通王室王室不當以夫人之禮待之尊妾母孝子之私恩正嫡妾先王之大義故也成風魯之妾母也天王使王臣歸賵歸含來會葬逆天之大也歸仲子賵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歸成風含賵稱王會成風葬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于始王不能若之于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道不復見矣故王之寵妾而尊之也始則名其宰終則去其天始名其宰者以宰不能相

王于始也終去其天者以王不能若天于終也

胡安國曰仲子雖賵非恵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也或以為同則書王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乃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

何也歸含且賵施于妾母巳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

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于廟也而致禮于成風盡矣

賵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

矣再不稱天者聖人于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吕祖謙曰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此禮不是周公禮經

如今州縣條例相似但當時為禮耳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謝湜曰鄀貳于楚故

秋楚人滅六

謝湜曰六即東夷故

呂祖謙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六蓼是臯陶後唐堯時封文仲是舊時人識得此等事見其經許多時尚在此一旦滅了所以深嗟不然亡國亦多何獨嘆此二國想當時文籍尚具在至今淮上六安縣有臯陶塚左氏言使聖賢之後見滅于東夷當考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呂祖謙曰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季文子須要娶于陳者何故盖緣叔牙與原仲自有舊如季友如陳送原仲葬可見

秋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行父季友孫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謝湜曰晉大國故公子遂會葬

呂祖謙曰襄仲如晉葬襄公襄仲是卿出從諸侯葬

此是霸者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謝湜曰射姑狐偃子賈季也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

處父以射姑不可將進諫于君而以趙盾易之射姑

怨處父之易其班也専以私忿殺之處父國之大夫

也射姑以私忿専殺大夫而晉國不能討然則處父

受禍乃晉國殺之而已故殺書晉以罪其國

胡安國曰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也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

言故亦與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于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楊時曰告朔者諸侯所以禀命于君親

謝湜曰不告月不告朔也告月必以朔故也天子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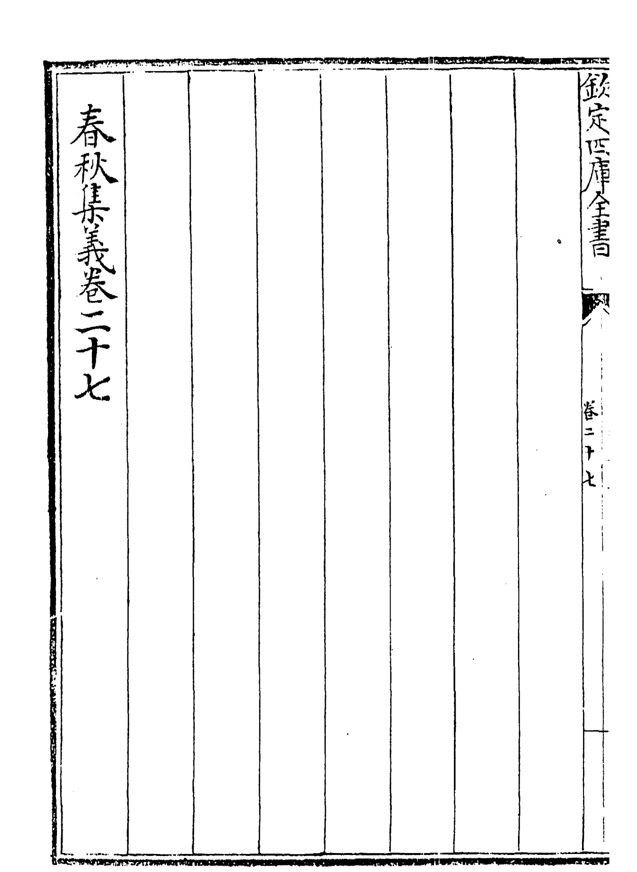
朔政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朔則告廟而行之然則朔宜朝朔政宜告政月必朝廟告朔示不敢專敬之至也文公怠于為政以閏非正月故始不告月月以紀時也月禮不修則時政不明時政不明則民事不治矣閏不告月亂之道也書月不書朔以示閏亦歲之月也朝廟以告朔也廢朔而朝廟舍其本而修其末也猶可止之詞也朝廟書猶志其失大本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歲之

餘日也先王用以正時用以成歳然則閏與正月皆陰陽消息之候也穀梁謂天子不以告朔喪事不數失之遠矣

胡安國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爾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

璣觀衡則有其象歸竒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至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呂祖謙曰不告閏朔如閏月所當做之事皆廢弛了此是棄時政說者以為文公作事遲緩



春秋集義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櫄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謝湜曰僖公伐邾取須句矣其後須句復入于邾故公又伐邾取須句以其叛歸再取故書曰謹其變也

邾微國須句小邑以魯之大不能保一須句而有之

以其得之非道伐邾未返而又以其人城郚其勞甚矣書遂罪之也郚魯邑杜氏謂備邾難

呂祖謙曰須句是伏羲之後滅其國大段不是

又曰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太皡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絶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于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

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
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旣已斬絶漸入春秋戰
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
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仔細看到
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謝湜曰昭公初即位勢危國人起而殺大夫以其禍
起國人故書人大夫被殺者衆故不書名凡殺書人

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于逆惡則衆棄之詞也施于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詞也
胡安國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呂祖謙曰宋人殺其大夫是公子固之類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程頤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聽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朱熹曰秦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上無王命下失民心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晉先蔑奔秦

謝湜曰襄公卒國嗣未立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啼于朝趙盾乃背先蔑立靈公由

是晉人以兵禦秦故二國戰于令狐秦敗故先蔑奔秦戰不書侵伐者秦以善至晉人逆而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晉人主戰而罪之秦不書敗者秦以兵衛為晉送公子鄰國之義也晉未有改立之命出諭秦國一旦背約攻秦而敗之晉之不道于鄰國其惡大矣不書秦敗不與晉之敗秦也不與晉之敗秦者以著晉人之惡也先蔑奔不書出自外奔秦故也襄公之卒也晉國政出趙盾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

子樂其後盾復立太子然襄公卒八月秦方以公子雍至者以國嗣久而後定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聽

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謹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朱熹語録或問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熹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謂之

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是乃于穿鑿

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狄侵我西鄙

呂祖謙曰狄侵我西鄙魯之西是齊之東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程頤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不在故明年公

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謝湜曰晉國君位未定二國有令狐之戰公會諸侯晉大夫平晉亂也平晉亂所以定靈公也諸侯皆以救難為心終與晉大夫盟以平其亂義事之大也義事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立靈公非獨盾力晉國衆大夫之力也故扈盟書晉大夫納子糾不能全非獨魯罪齊國衆大夫之罪也故蔇盟書齊大夫

胡安國曰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内専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

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于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吕祖謙曰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

謝湜曰徐用夷禮則以夷禮狄之楚用中國禮則以中國君之春秋退惡從善不間内外如此而已

公孫敖如莒涖盟

謝湜曰左氏謂莒人以徐難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謝湜曰公子遂一出而盟兩國再言公子遂非遂事也

胡安國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

別內外也雒邑近在京師而戎人居之無中外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謝湜曰敖如京師弔天王喪也上輕王室下棄君命故不至京師遂復魯人欲治其罪故奔莒敖之不敬

其罪大不可不討故奔書曰謹其出也其復也未反君命而奔故不書出敖救徐盟莒會晉侯會晉士縠如齊如晉其權勢重矣故其不敬至于上不有其王下不有其君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慾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于色而縱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

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巳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帥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于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朱熹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延平李侗云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又魯更不再使人往皆罪也胡安國只貶它從巳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呂祖謙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自他人觀之不書亦可左氏何以載以幣奔莒一句蓋弔喪是公家事娶妻是私家事此以私而廢公當時若以身自逃留幣在則衆介之屬猶可持此幣自往則此禮尚不廢其幣既已隨往則此禮不得致于周故魯人後來所以不容歸葬以其有此罪也

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程氏學曰七年宋人攻昭公而殺其大夫八年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不書名而著其官者死者死于其位去者以其道也盖昭公始即位不道于其民國人為亂而攻之諸大夫居卿佐之位竭節而死之可也違亂潔身而去之亦可也十有四年宋子哀來何也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此亂邦不居知其不可仕而去之者故書字以褒之若數子者死生去就不必同要之皆合于義而已如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則異

于此竊位固寵安食暴君之禄進不能强諫退而不能潔身為昭公來盟于我故書名以見貶孫者名也大夫有罪不得專殺古之制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四命曰無專殺大夫五霸已為三王之罪人然桓公尚克如此况王道之行諸侯敢專殺哉矧罪不得專殺者乎甚矣天下無王禮樂刑政皆出于諸侯故大夫有罪無罪咸專殺之又况國人專殺者歟聖人一切書之以著

其擅命暴亂之惡為後世之戒也凡其國殺之則曰某國以明其國之罪也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矣其衆人殺之則曰某人以見衆人擅殺而國亂無政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是矣內殺大夫則曰刺言周官三刺之法刺審其情且不書殺者諱之也諱之者惡甚可知也其大夫全無惡而死其位如宋司馬曹大夫之類則異其文而不名善其人則尤罪其人殺之者矣

謝湜曰昭公不道于民宋人作亂以危公室方是時職為卿佐者以社稷為志守位而死之可也以諫不行言不聽致位而去之亦可也故司馬公子卬見殺司城蕩意諸來奔公子卬握節以死可謂能以忠死其位矣蕩意諸效節而出可謂能以義去其君矣死者得致身之忠奔者得去國之義春秋皆著其官而不名善其不失職也大夫國人之望也司馬司城國之股肱也宋人之亂其始也禍及大夫而已禍及大

夫而不知治故其禍上及于司馬司城禍及司馬司城而不知治則君之勢位危矣昭公以千乘之君而其終不免宋人之難者其源起于此而已有國家者其于撫御國人可不盡道者哉故大夫司馬昭公被難皆書人著其兆禍之由也司馬兼稱大夫者春秋之法殺書大夫故也司城迫難而出故書奔

胡安國曰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而昭

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暱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程頤曰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謝湜曰公孫敖不至而復毛伯來求金魯之罪也襄

王未葬故毛伯來不稱使

胡安國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

托于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

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

秉政不可擅權之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

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盖未有以春秋比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謝湜曰杜氏謂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謝湜曰諸侯會王葬禮也卿會王葬非禮也為其不成禮故止書如京師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謝湜曰靈公幼政出私室故晉人殺大夫先都
呂祖謙曰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當時賊殺先克者五
人與焉何故先殺先都梁益耳二人蓋是知其罪所
以先殺之後來探得箕鄭父士縠蒯得所以殺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謝湜曰父母在夫人歸寧禮也書至志其得禮也他
至不書者為其行不以禮也夫人之至也正則告廟
不正則不告因其告而書至則不至者之違禮由此

見矣

胡安國曰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于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爾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摇動

乎出姜至是盖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
漸之意其為後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程氏學曰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之
志均故也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殺其大
夫郤犨郤錡郤至哀四年晝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
霍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
于某也若僖二十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喧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信不臣矣而公子瑕不見其辜衛國遷怒而并殺之故書曰及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文元年晉人殺其大夫士縠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皆倣此

謝湜曰國人殺大夫先都而君不治故又殺大夫士縠箕鄭父鄭父非有大罪以縠被害而其禍及之故書及

胡安國曰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世

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謝湜曰中國衰弱故楚伐鄭

呂祖謙曰楚伐鄭鄭及楚平楚侵陳陳及楚平陳鄭皆近楚自靈公年少即位諸國皆歸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謝湜曰書救鄭善之也書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著諸侯之衰弱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謝湜曰地陰物也至陰不動其體常寧陰過亢失常則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謝湜曰楚子始有遣使修聘之禮故楚子來聘與中國同詞椒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所謂謹華夷之辨内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于夷者也聖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呂祖謙曰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臣出使他國必先告廟然後出越椒不過恃楚之大輕魯之小其容傲慢而不知非是傲魯乃所以傲其先君故叔仲惠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故此見得古之時最重宗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程頤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禮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葢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謝湜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五年秦人始來歸襚非禮也秦僻陋邊狄禮法不備故惟書秦人成風僖公妾母也僖公嫡母先歿故魯以夫人禮事之以夫人禮葬之成謚風姓妾母稱謚則其為夫人可知故不書夫人朝廷之義以君為主故襚先僖公

胡安國曰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

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朱熹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

呂祖謙曰秦人來歸成風之禭左氏此一段氣味深

長宜子細看蓋戌風已死四五年秦穟方至而此猶曰雖不當事無忘舊好蓋人苟以是而來不問地之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怨之道最不可責人此雖送穟之緩然猶勝于不來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程頤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

謝湜曰秦以夷狄伐晉故書秦

胡安國曰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葢闕文者據左氏少梁杜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曰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謝湜曰左氏謂謀弑穆王說悮

胡氏曰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吕祖謙曰子西本心不是果要歸死于司敗其意乘楚王不在郢直欲因郢之虛為謀叛爾不意王渚宮

見之所以臨時巧作言語以辭于王後來與子家謀弑穆王則此可見來郢之意也故左氏謂懼而辭此是書法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謝湜曰文公怠棄民政故不雨再七月亦無懼災之心

及蘇子盟于女栗

謝湜曰內微者故不書主名蘇子王臣也魯使微者

及王臣盟不敬之尤大者也尹子柯陵之盟單子雞澤之盟劉子平丘之盟皆諸侯會王臣爲盟也列國與王臣先伐先會而後盟書同盟以明王臣亦與盟也王人之盟于洮王人之盟于翟泉蘇子之盟于女栗諸侯大夫會王臣及王臣爲盟也列國與王臣直會而盟不書同盟以無伐會日月相隔則王臣與盟可知也

吕祖謙曰杜預謂蘇子是滅温之後蘇子要之不必

作此蘇子或是他後亦不可知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謝湜曰楚子非事而出將以覬覦書次著楚子之横

胡安國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于是乎為伐宋之舉

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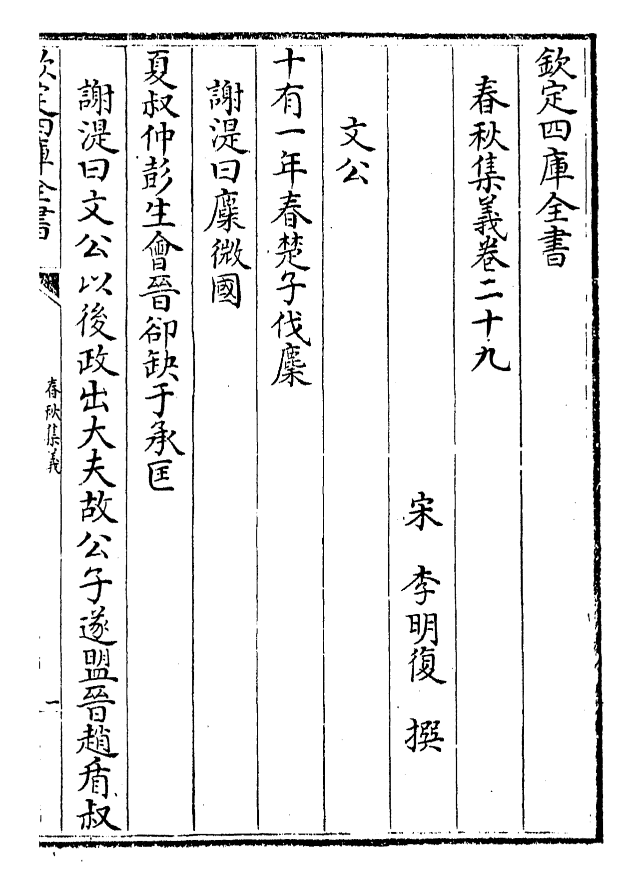
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

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中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謝湜曰麇微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謝湜曰文公以後政出大夫故公子遂盟晉趙盾叔

仲彭生會晉郤缺

秋曹伯來朝

吕祖謙曰諸侯即位來朝亦自有禮文公即位來朝

蓋曹與魯相近非必徧天下諸侯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謝湜曰鹹魯地狄既侵齊又潛入魯境故得臣敗狄

于鹹

胡安國曰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氏以為非夫春秋

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

謝湜曰舍夷禮故復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謝湜曰叔姬文公女未嫁而卒謂之子叔姬以明時君之女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死則以成人之喪送之禮也

夏楚人圍巢

謝湜曰巢微國

秋滕子來朝

謝湜曰滕侯臣屬于楚故稱子夷狄爵不過子故也

秦伯使術來聘

謝湜曰秦康公始遣使來修聘禮故聘與中國同辭

呂祖謙曰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魯之辭秦蓋是

晉與國所以辭者不與其伐晉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程頤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謝湜曰戰書及所以别先後明曲直也河曲戰不書

及者其惡均其罪同也秦晉自殽役以後肆忿報怨

凡四伐三戰而兵革不息生民之受禍者衆矣故春

秋惡其兩曲而一罪之不書敗者勝敗未分而退

胡安國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

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

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也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辭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呂祖謙曰河曲河之曲不必如公羊說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謝湜曰二邑皆在國鄙鄆又莒魯所爭行父懼外難故師師城之鄆書及著其土功不一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程氏學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謝湜曰大室大廟之室也總稱曰廟指神所居曰室廟中餘屋壞猶曰不可而况于室屋乎室屋壞則神

失其所居矣孝子之念親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將見其所為齋者色不忘目聲不絕耳心志嗜欲不忘諸心將見其所為祭者孝思之至也文公簡棄廟事乃至大祖室屋摧壞而神不得以安寧其遺忘祖宗極矣尚何孝思之有哉緩于主速于大事躋僖以亂昭穆棄閏而廟不告月皆不敬之大也故大室大祖所居歲時奉安之所也其終亦有屋壞之變則子事之隳頹神心之疾怨皆于此見矣

胡安國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謝湜曰沓之會衛侯來會故書會公左氏謂衛侯請平于晉

狄侵衛

謝湜曰狄自文公七年以來侵魯侵齊侵宋侵衛累歳不息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然則狄數侵中國亦以狐射姑出奔在狄故也觀春秋所書而狄之為患其微旨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謝湜曰公即位十年凡三如晉一及晉處父盟再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謝湜曰棐鄭地棐之會左氏謂鄭伯請平于晉公會彼為主而我往會也會公我為主而彼來會也然則二會因二國欲之請平而公為主以會之也其往也衛侯會之于沓其還也鄭伯會之于棐一出而一朝二會著其不恤民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師師伐邾

謝湜曰公嘗伐邾取須句邾伐我南鄙以須句故也

叔彭生討邾來伐故師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謝湜曰齊侯齊昭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程頤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謝湜曰新城之盟晉為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

趙盾敘曹伯下盟書曰謹之也凡盟小國與大國同欲則書同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然則新城之盟衛鄭之所同願也故書同盟垂隴之盟晉士縠會諸侯盟新城之盟晉趙盾會諸侯盟晉國政出大夫可知也士縠會諸侯盟其後晉殺士縠趙盾會諸侯盟其後趙盾背其君大夫專權未有不爲患者也

胡安國曰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

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也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謝湜曰孛悖逆之稱有星光芒不順陵犯北斗故書孛其光芒侵北斗魁中故書入陰精發見于天為星

氣不軌則星有孛者

胡安國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呂祖謙曰此是入于北斗之環域葢北斗是天之紀綱之星宋齊晉天下綱紀之國孛入于北斗所以見得宋齊晉皆有亂胡春秋論得極好

公至自會

謝湜曰冬如晉春至自晉夏會晉秋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謝湜曰邾文公二子貜且齊出捷菑晉出貜且元妃子于次長邾立貜且正也貜且即位已踰年矣趙盾

以捷菑晉出欲以晉國之力納捷菑爲君晉之强邾之所不能抗也晉車八百乘邾人所不能禦也㿟之納捷菑也邾人辭以一言之義而晉之八百乘不得進而還正可以易不正不正不可以易正故也然則力不勝義久矣可以服暴强可以詰奸慝可以却師衆天下之義也用兵者可不由義乎哉捷菑不書公子罪其非正也趙㿟貶稱人罪其以庶奪嫡也納書弗克著其進不由義也

胡安國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而遠

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吕祖謙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向來城濮之戰七百乘郤是晉國所有之兵至此八百乘蓋非止晉國之兵亦取于諸侯耳盾之欲納捷菑始是盾見得不甚分明後來能頓改過亦自可取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謝湜曰公孫敖叛命而出義已絶于魯矣魯不加討且又立其嗣歸其喪故書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謝湜曰舍未踰年稱君以明舍之為君也君薨世子柩前嗣立君父之位定矣號則稱子一年不可二君故也齊穆公卒子舍立國人皆北面為臣舍之君位定矣公子商人驟施聚士將以求國以舍立未踰年不以成君視舍而害之故舍之遇難春秋特以成君

書之以正商人弑逆之罪也正商人之罪以為天下
逆惡之戒也春秋立例于初以示法變例于終以起
義邾太子未即位稱伯齊嗣子舍未踰年稱君皆變
例以明微者也賊不討舍不葬故不書葬商人稱公
子與楚商臣稱世子同意
胡安國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
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莫之禁至于弑

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于是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于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呂祖謙曰齊商人弑舍舍無威以母之無寵亦不見重于其子

宋子哀來奔

謝湜曰蕭封人子哀宋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此大夫之不事汙君不居亂邦潔身而去者也列國大夫以卑辱以庸昧以過惡得罪而去者衆矣子哀獨以高節辟亂來奔春秋字而不名貴之也宋大夫司馬以忠死其位者也宋司城以義去其君者也宋子哀潔而不累于禄者也三子者死生去就雖不同其歸皆適于義而已臣子之節著于亂世而可以風勸天

下者未有美于此者也

胡安國曰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謝湜曰單伯季孫意如叔孫婼皆魯卿卿佐國命所係爲鄰國所執其憂危大故執書至書重之也單伯以弔喪如齊懿公不道執之

胡安國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巳執之者也

吕祖謙曰齊人執單伯此是王室之衰弱齊君無道之甚

齊人執子叔姬

程氏學曰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執之書其歸不得也

謝湜曰子叔姬適齊昭公生舍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又執子叔姬商人弑逆之惡顯矣齊人不能討國

賊反以臣禮事之叔姬之欲歸魯也又使商人執君之母而囚之叔姬之執齊人均有大罪故執書齊人罪之也齊人衆辭執叔姬書人與諸侯執公卿書人異矣叔姬有母道于齊不稱夫人以著商人絕之也凡内女適諸侯不書歸者或公未即位女已行故

胡安國曰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

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而不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謝湜曰書官而不名貴之也書官而名貶之也司馬

見殺不名善其能死職也司城出奔不名善其能去職也華孫書官書名則與此異矣安暴君之朝食汙君之祿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奸邪同寵爲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孫名左氏以爲字誤矣來不稱使者昭公國亂無政華孫爲宋來盟故也

胡安國曰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

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于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謝湜曰為齊難故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謝湜曰敖卒于齊魯人許反其喪齊人之以敖喪至也以魯人釋其罪而反之故書歸以惠叔請于齊而得之故不書來法以正國刑以治罪法不行于宗族刑不加于大惡魯之失道也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

不草著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謝湜曰莊公文公不知所以救災故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謝湜曰卿至不書降于君也單伯季孫意如叔孫婼皆以被執得至故書

胡安國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

使于齊皆書其字而不名與意如嫡異者無所書而
不專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謝湜曰郤缺以師伐蔡蔡人不服于是以師入蔡伐
以治罪而已蔡不與盟蔡侯之過也師入其國則蔡
人受害者衆矣伐蔡書入罪郤缺之暴也兵衆入國
其為患大書日謹其變
秋齊人侵我西鄙

謝湜曰執單伯執子叔姬侵我西鄙懿公之不道也以逆得以逆守賊臣之取禍也

吕祖謙曰齊人伐我西鄙一則是執叔姬恨以王使來請一則是弑君後恐諸侯來討

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行父春如晉秋又如晉以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程頤曰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

見衆國無能為也此盟為齊亂也

謝湜曰公子商人弒齊君執君母病魯而執其卿害魯而侵其鄙逆惡之大者也晉靈會八國諸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不克而還討逆定亂義事也諸侯所同欲也晉受賂中止諸侯弗能正諸侯所同罪也故扈之盟總稱諸侯公不與盟齊難故也

胡安國曰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詞而

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咼為畧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于諸侯乎况于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于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呂祖謙曰晉盟諸侯于扈謀伐齊齊賂晉而還至十

六年魯賂齊此亦見春秋時風俗皆以賄賂為尚自入春秋受賂亦未曾無之只是未若此之甚其大畧可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謝湜曰子叔姬齊君母不書夫人商人絶之也忿而執之絶而歸之商人之罪也臣子不能討賊治罪而從之齊人之罪也歸叔姬罪在齊人故書來

胡安國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

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叔姬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吕祖謙曰齊人來歸子叔姬齊執叔姬公羊以為單伯淫叔姬盖公穀只是經生不識朝廷大事其間詞或鄙俚其中説經旨與理處甚明又不可不仔細看盖縁他傳得子夏學所以識得此不比左氏是國史所以識得朝廷大要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謝湜曰懿公初以不道侵魯繼以遷怒伐曹曹人不服又以兵入其郛兵之暴亂甚矣書侵書入罪之也書遂著其横也郛外城入其郛者曹人守城齊師乘其郛而入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氏學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齊魯先既約盟而公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弗

及盟也夫齊强魯弱公違約不自下而抗大國以取怒危道也

謝湜曰齊再侵魯魯為請盟其盟也公不能往而行父出會于是齊侯不與為盟懿公暴横不率久矣陽穀之會文公遣大夫出盟大國至使失歡于齊非保國之道也將以保國而反以危國書弗克盟危之也危之著文公之倦于政也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程氏學曰古者頒告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然則朝廟者謂告月也文公慢棄天時不尊王朔以閏月附月之餘怠而不告猶朝于廟舍其本而行其末耳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若公四不視朔則尤甚矣

謝湜曰告朔以朔政告之廟視朔視朔政而聽之文公之倦政也其始不告朔而已終則不視朔焉其始閏不告朔而已終則四不視朔焉一月之政係于朔

朔政不視則國之政事不復聽治矣朔政不視至于四月則視朔之禮自是不復行矣書四不視朔以明朔禮之廢也

胡安國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若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

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謝湜曰陽穀之會齊侯弗及行父盟魯不可以與齊抗乃使公子遂以賂請盟故二國盟于郪邱郪邱之盟齊爲盟主盟以魯大夫及齊侯者抑齊之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賂屈魯而盟也郪邱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謝湜曰姜氏僖公夫人

毁泉臺

謝湜曰上之所為下之所效國君舉動不可以不慎也物之不足疑情之不足信者明君弗惑也與之無利于民廢之無損于民者明君弗為也故災變妖孽之來不以邪説亂其心不以無稽之言貳其聽反身修德以應之而已泉臺魯之舊也魯人以蛇出泉宫夫人繼殁由是惡泉臺而毁之惑之大者也川谷有

妖咎不在川谷宫室有妖妖不在宫室惑蛇妖毁泉臺繆舉之大也禍福不以理推吉凶不以事考死生不以聽命壞先君建立以弭一日不足信之妖非明君之舉也何以為天下後世法哉書毁泉臺罪其不明也

胡安國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毁非安危治之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毁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

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謝湜曰楚子西道巴人北通秦人故滅庸

胡安國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呂祖謙曰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

將伐楚是時楚不先伐麇而先伐庸者何故蓋當時
病根在庸其倡率羣蠻以攻楚者皆是庸故先伐庸
也是以楚之為計使廬人七遇皆北所以示其甚弱
之勢而使庸人見之以為不足與戰遂不設戰備庸
人既敗則羣蠻皆散卒難與合以攻楚所以如此者
必欲滅庸而後已若病根不去則終亦為患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謝湜曰昭公無道上下離心由是國人起而害焉故

弑書宋人然則人心忿怨而君不受禍者未之有也大夫司馬以無罪見殺司城子良以辟難出奔國之忠良或死或去而奸邪險惡擅命得君如是而人君無股肱手足之助矣此昭公之難所以發于宋人也宋自雨螽以後公室禍亂相繼不息至于如此天人之際其相與可不畏哉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

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湯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二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

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呂祖謙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凡書國人不名言某人弑君皆君無道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謝湜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逆之師也逆亂未治乃立公子鮑而還師莫大于行義義莫大于討逆將以行義討逆而其終反成宋亂故大夫皆貶稱人

胡安國曰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稱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

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謝湜曰成風僖公妾母聲姜文公嫡母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謝湜曰公子遂蹤盟郪邱齊猶以師伐我公于是至穀為盟穀之盟齊為盟主盟以公及齊侯者抑齊之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師逼魯而盟也

諸侯會于扈

謝湜曰會于扈將以平宋也亂臣賊子討而治之諸

侯之所志也旣會而卒無成功諸侯之所同罪也故

扈之會總稱諸侯

胡安國曰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

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

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

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謝湜曰左氏謂拜穀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謝湜曰薨書臺下則宴游無節可知

朱熹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于終如此

秦伯罃卒

謝湜曰秦伯秦穆公赴告通于中國故書卒魯不會

葬故不書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謝湜曰懿公雖逆臣齊人北面臣之矣故弑書君國人起而害之故弑書人懿公得位四年外執魯卿内執君母侵人之鄙伐人之國入人之郛其暴虐不道極矣故國人作難而死于僕乘之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公然則于

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簒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于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

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簒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謝湜曰公子遂以立公請于齊故二卿同出書二卿著遂之專也

胡安國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

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夫人之子令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

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

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謝湜曰子文公嫡子赤公薨子赤繼立公子遂以敬

嬴之寵害子赤立宣公子被害不書諱之也不名先

君已葬故也文公之為國也主不知建而後時廟不知敬而室壊閏不告月朔不四視其怠棄國政甚矣方是時日食于上地震于下雨不降星孛而逆尚不知恐懼自反外失制權臣内失正嗣位嬖孽寵幸而嫡子孤危故公子遂難作蕭墻而子赤受其患也天人之際可不畏邪

胡安國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縁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

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謝湜曰姜氏文公夫人赤之母也子被害故夫人歸齊公子遂殺嫡立庶臣子不知討治乃至魯之君母棄絶而歸魯國之罪也公子遂如楚如齊如晉入杞伐邾救鄭盟晉趙盾盟雒戎盟齊侯其權重矣故其不道至于殺國嗣子絶母夫人一國莫敢制也

胡安國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謝湜曰春秋御臣之道欲制于微宣公新立故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謝湜曰弒稱國舉朝為之難也莒紀公多行無禮于國臣下不安禍由此起故弒書莒左氏謂太子僕因國人誤矣

春秋集義卷二十九